

明史

冊
圭

三

四

五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錢唐徐

韓宜可周觀政
歐陽韶

蕭岐門克新

馮堅

茹太素曾秉正

李仕魯陳汶輝

葉伯巨

鄭士利方徵

周敬心

王朴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

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爲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卽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歷官兵部尙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女瓊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進尙書卒徐精勤通敏工詩文有集傳於世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

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命耶下錦衣衛獄尋釋之九年出爲陝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別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況男女八之大倫婚姻踰時尙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鞫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卽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觀政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愠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

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日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誠從之未幾致仕卒於家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強起之上十便書大意謂帝刑罰過中訐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律科獄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卽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給驛歸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爲之解合爲一集嘗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當是時太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帝不爲忤厥後以言被超擢者有門克新克新鞏昌人泰州教諭也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贊善時紹興王俊華

以善文辭亦授是職上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崑崙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潮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旣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重不數年擢禮部尙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馮堅不知何許人爲南豐典史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採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

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勲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其明年卒於任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

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勞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與同官曾秉正先後同出爲參政而太素往浙江尋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爲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戶部尙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卽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爲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後竟坐法死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詔羣臣言事秉正上數疏千言大略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祇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

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卽以秉正爲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尋竟以忤旨罷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爲朱氏學者有司舉仕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爲大理寺卿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

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軌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汶輝疏言古帝王以來未聞縉紳縉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勲舊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縉流憊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章數十上亦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階下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數言

爲失皆切直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得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多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

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卽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

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士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撫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掎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

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

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

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宮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